

應供極真實

機辨顯分明

善察者分別

不能觀察者

不見如此理

寶語與妄語

此二相違遠

佛語及外論

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君七

鈎餌上古侯反下仍赤反食誑也

疥瘡音養

疥瘡之別名

疥瘡

人天夜叉中 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 尋即以淚洗 膚醫得消除
余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爲
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醫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
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
諸衆會雖爲是事此不爲難如來往昔百千
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
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
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拏陀羅根本厭道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爲難況斯翳障猶
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爲難設大雲霧幽暗
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

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
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
以此淚能摧灾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既得
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歎患生死得須陀
洹果生希有想即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君八

二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憲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最上
無過於大化 我今稽首禮 衆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誰不敬信者 開我二眼淨
釋迦牟尼尊 若設有少智 世間有心人
柔和可愛樂 衆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妙
意根法微細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
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
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

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釋迦牟尼尊具一切種智因時能教化滅除一切過閻羅王之法果時始教化

臨苦爲說苦易懷亦可達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除我三毒垢獲得寂滅因無上之大悲

君八
三

十力世尊所受持於禁戒乃至蚊蟻子猶不起害心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勑令使殺

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勑使殺之亦不欲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爲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爲第七子耶尔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六子皆見諦悉是佛真子決定不作惡是故我不畏今此第七子猶是凡夫人旣爲身命逼造作諸惡業是故我今者求王請其命人王得自在唯願活此子臨終時恐怖或能造諸惡凡夫臨死時但覩其現身不見於後事能觀後世報非凡夫境界

余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決定意名爲賢聖村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況戀諸親屬護

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爲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者 彼生旃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旃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旃陀羅

余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
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己身命 而護於戒行

君八

四

余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
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
大仙人積聚死屍爲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屍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者皆應爾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余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屍三匝
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卧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 即變爲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
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
可壞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名自卑
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道不

君八

五

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
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
佛本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種
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觀者
無有厭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婆羅門等苦
行來久身形羸弊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
佛行甚不相稱尔時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釋
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擊鼓
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即奉王
勑家遣一人度令之出家時優波離爲諸釋
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
泣優波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
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以所
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優波
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
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言汝
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今
何爲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並及諸果葉
我設取寶聚
是則爲大患
是爲大過惡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棄捨諸珍寶
如捐糞箕掃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內心必貪著
計爲我所有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譬如人吐食
狗來覬食之
如難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我今必棄捨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尚心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
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種刹
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
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復爲賦役於彼勝
中求索出家爲可得不我於今者有何勢力
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
婆羅門多學
生處如摩尼

皆來聚集此 我身首陀種 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 間錯於真金 婆伽婆佛陁
我聞具種智 今我當往彼 慈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 應出不應出 一切外道衆
不知解脫處 唯有滅結者 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跪合掌右
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 得及出家次

余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純淑應
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
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私法不示弟子如來不
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
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尔不
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 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蘋亦如火
君八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余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
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
亦如蜂王又如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
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
义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
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
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相寂定如舊比丘
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
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
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

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爲禮優波離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爲導首尔時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恠猶如山頂暴水流注觸岸迴波而作是言我等日種刹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

己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爲禮敬我等今者當向佛世尊具諸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斷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尔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爲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

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勑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爲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爲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爲優波離接足作禮當禮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言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如樹隨風傾 日種刹利姓 頂禮優波離

君八

八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真實無謗僞 副利衆德備 其數如竹林名聞婆羅門 貴族刹利等 如是名德衆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衆 如星圍繞月羅列在空中 嘴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果上功德水 澈然溢其中 衆河之所歸

世間衆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衆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衆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
故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
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

羅居士甚大慳惜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

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為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鼈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君八

九

余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尔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
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
刺心語迦葉言汝為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
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
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

第至家都不承待尔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
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
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
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
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
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
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不盜不邪婬不妄語
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
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髮得大施
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
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
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
無敢違者即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空 閱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庫藏取
二張氍毹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爲多欲與
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

正

念即說偈言
施時闡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 施時闡諍時 等同所作緣
余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所念歡

喜踊躍破於惺惱捉疊施佛佛知首羅至心
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

洹余時世尊即從座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
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余時魔王見首羅
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
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君八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余

徉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覩者無厭足 明如百千日
余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爲是何人即說
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
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
再來不爲希有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
濟度爲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徉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白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余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
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八正道滅五受
陰此是邪說時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惑
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爲是夢爲心顛倒聽
其所說甚爲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華
叢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賣針
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
之所宣說偈言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君八

十一
十
山

不能惑法眼
肉眼甚微劣
即見牟尼尊
終不隨汝語
吾今諦知汝

佛知此事故
不能別真僞
我得法眼淨
汝徒自疲勞
實是惡波旬

而作如是說
若得法眼者
見於滅結者
不能見惑亂
見四真諦人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者

此事亦難成
猶如以虎皮
出言知汝虛
假使日光闍
而有動轉心
麇鹿禽獸等
令有變異相
首羅種種說
入東繫縛者
師子王住處
見諦所住處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昔曾

外現其金相
用覆於驢上
如火有炎相
月可作熱相
設使滿世界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其內實是銅
形色或肉眼
風相恒常住
不能使見諦
草木及瓦石
不能動我意

我先於父母
以爲苦中極
思計衆苦中
心身焦熱惱
身既不離欲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誰能不驚懼

諸親及眷屬
方今死時苦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不知所趣處
精神甚荒擾
心意極頽捨
無可遮制處
我今倒錯亂
隨意取諸趣
我昔來愚淺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愛爲讒謗故繫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
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
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今
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荅言畏死恐怖心不
能定即說偈言

君八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舍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驗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
 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莫知所至悔恨驚
 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 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磧 若其鬪諍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
 庫藏中鎧鉗朽故臨敵將戰器鉗散壞不冒
 檢心命終亦尔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恭敬有

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
 有弟名須利拔摩爲諱國故二人共鬪須利
 拔摩擲縚縚因提拔摩頭縚已急挽因提拔
 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
 中作般遮竿茲今作是願時縚索即絕於佛
 法僧深生信敬即勑大臣名浮者延容多營

君八

十三

山

般遮竿茲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竿茲
 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
 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鉢中
 從座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
 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
 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
 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
 從座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
 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
 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前
 人如佛言曰若妄稱衆生必爲自傷汝莫作
 是顛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隱藏於功德
世尊之所說
佛說菴羅果
善能知分別
乃可稱量人
橫生分別想
誰知下有寶
我從今已往
便變成於毒
余時大王躬
時上座如前
我今捉于時
真陀羅打不
我知汝淨信
威儀甚嚴整
不知我戒行

得多聞覺慧此是善逝子
猶如灰覆火久處智戒行
汝不共住止云何知其行
喻於四種人唯善丈夫者
有佛世尊說及與佛等者
是故汝不應輕慢佛弟子

亦無有返報
雖不見汝心
密雲覆不現
知王有深信
欲爲我執鉢
諸王得自在

而能深愛敬
諸根皆和悅
雖有此翳障
竒特未曾有
榮貴福利具
惰慢育其目

恩過於慈父
日出於空中
華敷知日出
能卑下自屈
然能不驕逸
用造諸惡業

橫生分別想 璧如伏載中
誰知下有寶 汝任不須去
我從今已往 自當往觀察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顛墜多缺失
觀身如幻化
一切皆增長
賢勝所行道

勇悍有智力
知取堅實法
如汝自調順
共衆隨順行

善解用財施略說而言之教化中最上

余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眾僧手自斟酌余
時上座如前留食既願已訖即便持去王即
逐上座後語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
我今捉于時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
真施羅打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出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我今旣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供養已
足不須取鉢余時彼王遂更慇懃重隨索鉢
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
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暗人 欲動須彌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摘滅衆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

青蓮華遂比丘去到旃陀羅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會舍

非旃陀羅家

大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含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處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華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栴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

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

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吼王又思惟若供養

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

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華

天與阿脩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爲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惡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跽合掌作是思惟先

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

正道能示一切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即

說偈言

唯佛教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衆生等
能爲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尔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十六末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君八

膜膜音莫上內間也 療除上音抽 檀鳥管
翳一計反下 直毗底尼反 蜂翅上音峯蠻星蟲
翼鎧苦亥憲法上音獻 制法也 抗對上音
反危脆歲反閻頭恍上音 應如拒也 下音
豫預一舍反下正作純淑熟秉執也 掉吊
音釋羯磨上居謁反 稍刺丈八尺建兵車之
上去聲 反 羣各呼參

比丘莫闖諱 開諱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諱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禿捨家妻子
意求依解脫 應當以智鉤 莫作不應作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留捨家妻子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開諱
應當修善法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言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豈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而起瞋恚想 豈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諱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開諱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君九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
恚我昔曾聞拘跋彌比丘以開諱故分爲二
部緣其開諱各競道理經歷多時爾時世尊
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